

家書

這年冬天北美初雪沒有預警的來到，小城還在夢寐，窗外無聲灑下細細糖霜，又細又密，密密包覆所有可預期的顏色，建築，和方位。

冬愈深，世界愈沉睡在白色裡不醒。

在寫信給妳的同時，窗外的雪仍是不停的下，不同的是，天光由亮轉淡，淡至灰濛濛又灰濛濛的一片。這裡很早就天黑，未在雪地生活過的妳，卻從未問過我，窗外看出去的景色是個什麼模樣。

或許妳根本沒有心思去知道。

我也沒有向妳描述過我的房間。

房間的擺設簡單得一目瞭然，一如生活。

皇后尺寸的床，深色的木製書桌和衣櫥衣櫃，增溼器，來美國的第一天在黑暗裡獨自組裝起的五呎高地燈。我還沒有購買書櫃，心裡盤算感恩節或聖誕節的特價，但這些節日都過去很久了，我還是沒有預算也沒有心力去採買。少少的中文書斜立在桌角，二手英文書收納於抽屜，妳知道的，美國版教科書貴，一本書能換上一張國內線機票，更別去換算等值多少生活費。

噯，怎麼會忘了說，不像別的女孩在牆上張貼美式足球或曲棍球員海報，我的窗戶是房間裡最可喜的流動圖畫。

窗戶倚著一棵高過樓房的紅橡樹，冬日的橡樹去了葉，只剩枯枝，我常常仰頭讓肆意縱橫的枝幹切割視線，看出去的天空正被不規則地撕碎。對照之下，冰封的大地與靜謐，卻什麼都無法被打破。

降雪的時候，紅橡樹的枯枝向天面積雪，朝地面還是深咖啡，一棵樹被對半染成兩種顏色，看起來既孤獨又蒼涼，不知道是在隱喻誰。

偶爾午後的陽光穿透橡樹，穿透百頁窗，進入小小的室內，開成一地的光暈，填補房裡多餘的空白。

那日，我扶在書桌上寫字，朋友坐在床沿怔怔地說，樹枝倒影映在身上，像把妳整個人給分割似的。我轉過頭，看見鏡裡的臉上有著深深淺淺的影子，隨光影折散，像傷痕。

我室友總是哭，她說她想家。

我也想妳，放在心裡，沒有哭過。

離開台灣時，爸不讓我幫妳安裝視訊，他不希望我每次看到螢幕裡的妳都在流淚。我們第一次通上電話，我已經來美國好一段時間了。

我在電話這頭細數生活：

班機誤點。伴隨超重行李夜宿麥當勞門口。被遣送往不知名城鎮。每天扛著一兩件傢俱或電器，數小時的走走停停，累了就倚靠大紙箱蹲在路邊休息，慢慢描繪出一個新

家的輪廓。

學會等待一小時一班的公車；

學會走很長的路；

學會習慣夏季高緯度的日不落；

還有很多很多。

我說著說著，妳聽著聽著，然後妳一直在哭。

其實我過得很好。真的。

天氣允許的時候，我和朋友會轉上四班公車到大城的電影院去，看一部沒有字幕也進不去內心的片子，也許回程可以繞到學校的牧場，買一球便宜冰淇淋。低抑的光線裡，淡藍色的天空就和時光一樣悠悠，在鬆厚的新雪上走走停停，或斜臥在橋墩看結了冰的河、松鼠低頭刨著軟爛泥土地、綠頭鴨上岸圍著人群，很細碎，卻都是很美好的事情。

如果戶外路難行，便安放自己在屋內，敲打老舊電視機，便傳開一屋子肥皂劇的罐頭笑聲，或是購物頻道主持人誇張喊著 **amazing**，在嘈雜聲中一個人溫吞吞進入沉靜裡。也會邊聽窗縫裡的風聲，邊以口水沾線與穿針，笨拙地縫補破洞的針織衫和棉襪。也會為自己泡杯杏仁茶，打一臉盆泡泡，慢慢搓洗髒衣物，一遍遍將自己淘洗。

妳不要擔心我，這裡可以做，也該做的事情有很多呢。

室內地毯每個星期都要清理，先以吸塵器來回吸過，改換扁長型吸頭清除死角，最後蹲在地上以黏塵滾輪沾黏難以清除的頭髮，一吸氣，微小塵埃總讓我打噴嚏。清洗流理台也不輕鬆，清潔劑噴霧後，等油污融解，再以菜瓜布用力刷；後來學會把麵粉倒在瓦斯爐上，之後的洗刷就變得容易的多。

那天從圖書館出來，夜已深。我和同學縮著脖子，搓著手，蜷在公車亭等車。風在呼嘯，遠處燈火忽明又忽滅。我問她，會不會在電話裡告訴媽媽，我們常常在這樣的夜裡等待遲遲而來的公車。

氣溫落到零下二十度，暴風呼呼吹得我的問題隨時都會飄走似的。

她低著頭迅速回答：不會。

她用搓熱的手溫暖自己的臉，我看到晶亮的水珠從她眼角滾出。她說，一旦說了，媽媽的眼淚就會流下來了。

於是我學會撿些，並為妳演練生活小事：

學校幅員廣闊，數條鐵路貫穿校園南面，若遇上嗚嗚嗚叫的火車駛過，交通中斷，再擁塞的路況、再迫切的時間、再煩躁的心事，都得無聲擱置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等待。等待與凝視一節節的煤鐵貨物進入視線、離開視線、再進入離開視線。通常會有好事者在窺見最後一節車廂時放聲歡呼，柵欄隨聲升起，沉睡十三分鐘的小城重新上緊發條，運作。

妳也對這樣的都市脈動感到新奇，說是妳兒時在鄉村也有的記憶。

我常常在夜裡細數與傾聽火車聲。劃破黑暗的鳴笛像一句含在口中的話，寂寂又長長，隨後的「戚戚卡卡、戚戚卡卡」是和鐵軌摩擦的聲音，有高有低，渾圓如農曆十五

的月，厚實如最深的夜。遠隔一座村莊，閉起眼睛，我仍能看見火車駛過的律動與霸氣。最後微微的「匡啷匡啷」聲，我不知火車的來處，卻知它已走遠了。聽了幾次便默背下這套旋律，孤獨的時候在心裡哼給自己聽。

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沒有出現過這樣的音樂，在這之前，幾乎是沒有看過火車的，只有在八歲那一年，妳帶我搭火車南下外公家。記憶裡的風景或場景都因褪色而模糊，只記得我一路枕在妳腿上沉沉睡去。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，每一夜轟隆隆的重低音響起，聽起來遼闊又傷感，如窗外星星碎了滿天依然渾成的夜，如妳，靜靜收納我所有的情緒，好的，與不好的。

我就躺在這樣的溫柔裡入眠。

來到這裡不算長、也不算太短的日子裡，已收到妳寄來的無數箱空運包裹。台灣郵局的綠底便利箱，堆積木似的排放，箱上印製的白鴿圖樣頂著橘紅鳥喙，在房裡啪嗒啪嗒無聲的飛。

有的拆封了，有的沒有。

妳問我怎麼不開？

我想我是害怕吧。

害怕打開來，流溢出來滿滿都是家的味道。

記得收到第一個包裹，我還不知道拆包裹是個什麼滋味。如同挖寶，一瞬間讓我擁有這麼多——維力炸醬、新東陽豬肉乾、黑橋牌魚酥肉酥、高崗屋海苔醬、康寶濃湯、義美煎餅、蔥燒牛肉泡麵、味王調理包——妳眼中的美國似乎正在鬧饑荒。

我坐在地上撿拾一件件的台灣味，再用力填滿食物櫃，最後，箱底剩下一小包八角粒和滷包，一張紙條和它們捆綁在一起。

那是一頁食譜。

食譜清楚刊載茶葉蛋做法，妳卻拿筆劃去材料欄裡的香片與味精，並在步驟裡加註「煮的過程，隨時觀察水份多少，可隨意添加」。這麼簡單的字句是我來美國後妳為我寫的第一段文字，以前總嫌妳字跡潦草，現在看到，突如其來，眼淚立刻掉下，氾濫了一下午。

室友酸溜溜地說妳太疼我了，我懂這意思，暗指妳寄了太多不用寄、也不應該寄的東西來。

妳總認為我對生活細節輕心，寧可在台為我準備廚房用橡膠手套、半斤塑膠袋、洗衣刷、泡開的毛巾。妳擔心我不喜歡過於簡單的美式運動服，細心熨燙滿衣櫃的日系洋裝。妳寄來內湖 cosco 買的培珀莉巧克力餅乾，說是我以前愛吃的，我嘆氣回妳不要買最普遍的美國餅乾再寄回美國，妳急了，直問我想要什麼台灣零嘴，一時間我什麼都答不上來。只聽見妳重覆呢喃：怎麼辦，我連妳以前喜歡吃什麼都不知道。

每每告訴妳，美國物資並不缺乏，寄包裹的運費不划算哪。妳總是和我爭辯。妳說密西根購物不便，與其數小時的等車、轉車上超市，不如每月快遞食物。妳說美國物價高，不如台灣購買還便宜些。妳說比起在中國超市選購，妳寄來的麥片、香菇和紅棗，

能讓你安心的多。

最後一次，妳問我知道嗎，我離開後，家裡就變得好安靜，沒有人與父親鬥嘴，他也選擇對生活沉默。只有在你們為我列清單和採買選購的那段期間，日子才有了著力點，顯得生氣勃勃。

我不再精算運費和內容物之間的價差，開始期待每一個包裹。

有次接連收到兩個包裹，興奮告訴妳，妳的聲音卻聽起來極為懊惱。妳說妳寄包裹，是希望讓我常常有收到禮物的感覺，一次收到兩個，我就少了一次拆禮物的喜悅。

有陣子我的睡前讀物是《米食食譜》，妳寄來的。民國七十二年糧食局編印，泛黃的紙頁透露年紀，書本的無皺痕讀出妳保存的細心。

看過幾次妳在廚房忙碌時急忙跑出，匆匆翻頁食譜後再回到戰場，也許妳認為妳女兒永遠讀不到這本書，但最終妳還是把它給了我。

也許時間比妳預計的還要早。

反反覆覆，我認真翻閱，並試圖讓精美的菜餚圖片躍然成真。

這也是一種想念的方式。

我就像學長姐口中的典型留學生，沒有學過烹飪，但來美國為生活所迫，自然而然，就會了。

沒有滷包，只能自己調配蔥蒜、醬油、米酒比例，以花椒、茴香、八角提味，倒也滷出一鍋海帶、豆干、米血、雞心雞胗……。重覆加料與小火慢滾，一個月的便當菜也有了著落。

也學習調料醃蝦仁，再沾蛋黃、裹地瓜粉，高溫油炸與擺盤出鳳梨蝦球。或是自製肉燥、炒米粉、香菇雞湯。

更多的時候，烹飪菜色是視「食物銀行」所發送的食材而定。

州政府和學校都有設置食物銀行，向企業、民眾募款募食物，免費發贈罐頭、麵包、衛生紙等物資。夏天或許還有蘋果、馬鈴薯、洋蔥可領，秋天過後，能發放的蘋果數愈來愈少，也愈來愈小。好幾次在深冬的零下戶外排隊數小時，就為了少量的救濟品，可能是一顆包心菜，或是過期的餅乾與義大利麵條。

而在小小的華人圈中，對限時折扣、菜價浮動等資訊特別敏感，哪怕是一盒雞蛋特價九十九分的小廣告，都是我們的頭條新聞。每週末的黃昏，華人超市正鋪新貨，鬧烘烘的人群彎腰側身擠在貨架走道間，各持方言快速遞換語句，就算沒見過，微笑、點個頭，就算是朋友了。

我們拍打白蘿蔔、圍在一起聞著小茴香的香氣，用不同腔調的普通話交換各地食譜，討論如何用現有食材熬一鍋西米露、煲一盅燙嘴的藥膳湯。

一次一個成都女孩給我燉了碗百合銀耳蓮子湯，盛在雕花的骨磁杯中，笑盈盈地說是用中國最好的建寧蓮子。喝湯的時候，想起妳夏天常煮一鍋薏仁蓮子，並在我碗中放入冰塊，舀湯的同時，湯匙、冰塊和玻璃碗相互碰撞，發出輕脆的聲響，就像夏日的回聲。

那麼粗俗的吃法，我怎會在吃建寧蓮子時一再溫習？

就算「吃」在我生活中已不是問題了，可妳仍擔憂，抑或是對我不確定，多次教我一些懶人食譜，像是把白飯放進塑膠袋內搓圓，取出後沾著肉鬆吃。甚至讓我拿泡水的衛生紙包住生雞蛋，放在電鍋內煮，說是衛生紙煮乾了，就有熟透的白煮蛋可吃了。

如果說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有多大，我想我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在這裡，打開別人家中食物櫃的心情，就如同我在台北時偷翻朋友的化妝包，但不再有粉餅腮紅睫毛膏的脂粉味，我們談論豆豉排骨該放幾匙醬油、小火燉紅燒肉多久才能收汁、撥下的蝦殼可拌炒做湯頭。好幾次向朋友展示櫃裡的花椒粉和純麻油，卻也豔羨別人家流理台上的白松露油、山葵粉，或是羅勒碎片。

在這純樸的大學城，留學生的心願緊縮得如此矮小。

接到妳的電話，離上次已一個月有餘。妳在電話裡壓低音量，抱怨爸不讓妳打給我。他認為我課業繁重，妳的電話只會分割我的時間，造成學習干擾。

雖說他的不是，妳仍敘述在我離開後，爸的沉默和老，都增加許多。

妳說爸鮮少生病，若是不舒服，休息過後就會好很多，但這次病得厲害，醫生堅持入院檢查。妳說以前出遊，爸從不在車內打盹的，前陣子重遊瑞士，坐在火車內的爸一逕低頭沉睡，微微打鼾，落入他以前對老年人的認知窠臼。妳說他滿頭白髮，不染。

妳知道他是真的老了。

我聽了心裡難受，沒有應聲。

妳反問我過得好嗎？

我抿著嘴，以沒有情緒的音調回妳，

「很好。」

妳突然哭了出來，抽抽噎噎的，我聽到妳哭泣時吸鼻子的聲音。妳說：

「就算過得不好，妳還是會說很好。」